

WEI NI
HUO ZHE

为你活着

王慧骏◎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WEIFENG
HUOLIAN



为你活着

王慧骏◎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目 录

001 / 第 一 章	多事之秋
021 / 第 二 章	打击连连
039 / 第 三 章	潮起潮落
056 / 第 四 章	驿动的心
076 / 第 五 章	出师不利
091 / 第 六 章	岁月如流
104 / 第 七 章	逃避真情
119 / 第 八 章	耻辱印记
129 / 第 九 章	何去何从
146 / 第 十 章	实施报复
162 / 第十一章	表露心迹
179 / 第十二章	父爱如山
207 / 第十三章	情感折磨
227 / 第十四章	临阵脱逃
241 / 第十五章	突然做爸
257 / 第十六章	骗不了心
269 / 第十七章	亲情牵引
281 / 第十八章	天意难问
299 / 第十九章	神秘莫测
320 / 第二十章	心灵之约

第一章 多事之秋

落日的余晖，从窗棂上收起了它的灿烂和光艳。

屋内，自然光线已开始暗淡，然而，沉浸在兴奋中的林郁却浑然不知，他那平时不苟言笑的脸上，布满喜悦的亮色；透过那对明显落伍的黑色框架眼镜，不难发现他那平日挥之不去的忧郁双眸，此刻因振奋而腾起的欣慰、愉悦的波光。

他看着凝聚着自己创意和劳动的装潢效果图，日常坚毅而紧抿的嘴角，绽开了孩子般纯真、痴迷的笑容。唯有经历过创作的艰辛并达到预期目标的人，才能体会他此时的心境，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快慰和满足！

倘若有人进屋，看见他因成功的设计而踌躇满志、怡然自得的模样，有谁会相信他是一个每月只拿着196元的生活费，工作没着落，待岗在家一年多的工程师？眼下他所做的只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，为别人画了一套三房一厅的装潢设计图和效果图，对方要是高兴可能付他一两百块钱的辛苦费，对方要是想不到，他也绝对不会开口索要，他如此这般只是做自己想做、并觉着能体现自身价值的事。



在常人的眼中，他是一个挺傻的人，他却有着自己的理论：把美的构思、美的设计、美的效果，带进你的生活，让它陪伴你度过几年、十几年甚至一辈子，不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吗？

楼道里传来邻居孩子放学回家的叫门声，林郁一惊，他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，大叫一声：“不好！”，立刻拿上钥匙，开门出去！

他记起了接女儿的任务，从自己的世外桃源回到了现实世界，12岁的宝贝女儿此刻正在校门口焦急地等着他哩！

他匆匆地下楼，飞快地跨上自行车，疯狂地踩着脚踏，一路飞奔而去。

看见摩托车从身边快速地穿越，他感慨地想到：要有一部摩托车就好了。

两年前，家中买过一郁摩托，本来计划谁送孩子让谁骑，可林郁望着妻子对踏板摩托爱不释手的样子，便改了初衷，摩托车成了妻子的专车，他则骑着自行车接送孩子。

他一直认为让妻子及家人过得好点，是一个男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不容辞的义务，他只恨自己挣得太少，眼下又遭遇下岗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前面是一座大桥，每天接送孩子都由此经过，上坡吃力难骑、下坡快速难控。力量不够的人上坡、胆怯害怕的人下坡，总选择下车推行。林郁却不愿，他喜欢有难度的挑战和有风险的把控，可叹的是自己命运中缺少这样的机会，否则，他坚信也能像骑车过桥一样充满自信。

拼命赶时间的林郁，在下坡的把控中忽略了减速，一辆借道横穿马路的轿车，将他的自行车撞得老远。

开车的是位刚拿驾照的姑娘，她吓得脸色苍白，躲在驾驶座里直打哆嗦，不敢下车去瞧一瞧自己带给别人的惨状。

路人看不过，上前敲她的车窗，她才颤巍巍地下车，怯生生

地走向林郁，似乎路都走不稳。

被摔在地上的林郁吃力而痛苦地爬起，他拍了拍身上的泥上，活动了一下周身的筋骨，还好，无甚大碍。

他扶起了自行车，见车笼头歪了，用腿夹着车轮，扳正了笼头。

姑娘脸色苍白地走近他，深感不安地问：“你要紧吗？要不要上医院？”

林郁撑好了车子，对自行车的传动部件粗略一试，还行！尚能正常运转，只是自己的左膝关节处裤子有个窟窿，里面的表皮血肉模糊：“没多大事，你走吧！以后开车注意点。”

姑娘以为自己听错了：“什么？你让我走？”

林郁好生奇怪：“是呀！莫非你想把我胳膊、腿都撞折了，你才高兴？”

姑娘连连摇头：“不是，不是，我是说……我把你撞了，你不叫我赔偿？还让我走？”

林郁煞有介事地：“倒也是，这样太便宜你了。”

姑娘本份而认真地：“你说吧？让我赔你多少钱？”

林郁看她一脸的诚恳，挥挥手：“算了吧！你走吧，趁我还没后悔，快点！”

姑娘还是不信：“真的？”

林郁：“真的！不过，你再跟我罗索一句，我可要改口了。”

姑娘向他鞠了一躬，像获得大赦的在押犯，撒腿就走。

路人大惑不解：“这人是被撞呆了吧？就是不让她赔钱，也得让她陪着到医院看看呀。”

林郁转向路人：“谢谢大家了，我得赶时间！接女儿放学。”

路人：“哪是多大的事？找个人代接一下不就行了？！你放了她，将来发现问题你找谁去？傻冒！”

又有人说风凉话了：“这位先生见人家姑娘长得漂亮，不好

意思找麻烦。”

林郁望着说话的人笑笑：“你真聪明！感情我心里那点秘密，你全猜着了？不简单！”

正说着那姑娘赶了回来，递过一张纸条给林郁：“真的对不起！先生，我把车牌号和我的手机号留给你，你要有什么情况和要求，随时拨打我的手机。”

林郁不经意地看了看纸条，淡然地说了句：“但愿我不会找你！”说完，他一瘸一拐地骑上车，吃力地走了。

路人纷纷说姑娘运气好，碰到了好说话的人，否则，不花个千儿八百的肯定没法走人。姑娘连连点头称是。

学校大门口，等得有点心焦的林佳看到爸爸的出现，脸上露出了灿烂的微笑，她远远地就向爸爸招手。

林郁一头大汗地跳下了车，充满歉意地对女儿说：“爸来晚了，让你等急了？”

女儿笑了笑，露出了雪白的牙齿：“还好！就一会儿！”

看爸爸一头的汗，她懂事地把手绢递了过去：“爸！你擦擦吧，看把你赶的。”

林郁很受用地接过手绢，擦着：“我们佳佳长大了，知道疼人了。”

细心的女儿猛然发现爸爸裤上的破洞和膝盖上的血：“爸！你怎么了？摔着了？还是被人撞了？”

林郁故作轻松地笑笑：“两样都有，过桥下坡时我骑得快了点，被一辆横穿马路的轿车给撞了。”

女儿关切地问：“你上医院了没有？”

林郁应道：“没多大事，我心里清楚！不是怕你等得着急嘛？！所以，我拚命地赶过来。”

女儿体贴地：“爸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！我等会儿，不碍事的，你千万别赶。”



林郁调转车头：“好了，我们回家吧。”

女儿提议：“要不我陪你去医院看看。”

林郁满不在乎地：“放心，就一点表皮伤，没事的。来吧，上车！你回家还得写作业哩。”见女儿还在犹豫，他提高了声音：“听话，佳佳！”

女儿拗不过爸爸，乖乖地坐上了自行车。

林佳看爸爸带着伤痛骑车心里有点不忍，又提起她的老要求：“爸！我都12岁了，我想一人骑车上学，不用你天天接送。我们不少同学都这样。”

林郁语气坚决地：“不行，这个问题咱们讨论过。等你到14岁以后再说，你现在骑车爸不放心。再说，你妈也不会同意！”

林佳的母亲——杨君此刻确实正在表达不同意的愿望，只不过该愿望是向他的领导表达的。

35岁的她正面临工作中第二次惨重的打击。至少她是这么认为。

前一次是8年前，漂亮迷人的她因姿色稍减，被从代表宾馆形象的服务总台调到仓库工作，害得她工资下调不说，周遭没了男人惊羡、欣赏的目光追随，那是最让她受不了的，漂亮对女人来说是一种资本，而她历来以有这份资本为傲。

过了好些年，她憋屈的心态才刚刚调适，眼下又让她从相对轻松的仓库调去职工食堂为同事们打饭、打菜。

领导还美其名曰：“鉴于你比较喜欢热闹，老让你在仓库挺憋屈的，所以把你调到职工食堂。”

平心而论，扬君是喜欢热闹、喜欢抛头露面，可让她以此形式展现自己，那简直就是对自己美丽的一种亵渎！

望着告知她决定的陈副总，她憋了一肚子的气，反问：“我要是不同意呢？”

陈副总表现出一脸的困惑：“我没听错吧？你是说不想去？那你就准备解除合同吧，咱四星级的宾馆想来工作的人多的是！你搞搞清楚，咱们中国什么都缺，唯独两条腿的人不缺。不是照顾你老公下岗，早就跟你解除合同了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”

“你？”杨君一时语塞，无言以对。

“这事没得商量，你要是愿意明天就去食堂报到，不愿意就准备走人。”陈副总斩钉截铁，并起身下了逐客令！

扬君真想把手边的一杯热茶，淋漓畅快地泼到一脸骄横的陈副总脸上，然后，跟他说声拜拜，扬长而去：“什么破工作？我还不屑做哩！”那多过瘾呀！

可是，一想到窝在家里没出息的老公和上着小学的女儿，她咬着牙，忍了下来。

她垂下了黑长睫毛的眼帘，强压着心头的怒火，做出副柔顺的样子：“我知道了陈总，我会去的！”

陈副总的脸上这才有了笑意：“哎！这就对了，做人嘛，应该识时务，心别太高了。”

气得快要爆炸的扬君终于走进了电梯，关上门后，见旁边无人，她抡起拳头对着电梯使劲地捶着，直到把手打疼了才停下！

回家的路上，扬君除了对陈副总刚才的态度感到不快之外，心里骂得最多的就是自己不争气、没出息的丈夫！他要能干点，撑起家来，自己何至于遭这份穷罪？！

林郁看着自己两房一厅简朴的家，看着帮自己包扎膝盖的女儿，心里涌起一种温暖的感觉：女儿长大了！尤其自己下岗后，女儿像是长大了许多、懂事了许多，而且，有着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早熟，也许应了那句老话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！

他坐在沙发上，拍了拍女儿的肩膀：“好了，小卫生员！把药箱放回原处。”



女儿把小药箱放到橱柜里，转过身来不无骄傲地说：“爸，我的作文又获奖了！”

林郁顿时眉开眼笑：“是吗？快说给爸爸听听，什么作文？”

女儿走在父亲的对面，自豪地说：“我的爸爸！”

“你写我？”林郁惊讶地：“我有什么好写的？”

佳佳解释道：“我写你下岗后不消极、不悲观，积极地找工作，还帮着别人搞装潢设计。”

林郁反省道：“你爸不就是一个下了岗、没人要的工程师吗？有什么好写的？你同学的爸爸不知道比我强多少倍哩。”

佳佳反驳道：“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老师说了，可贵就可贵在你身上这种不为命运屈服、自强不息的精神，而我的文章恰恰写出了这种精神。”

父女俩正说得起劲，扬君气冲冲地推门而入。

佳佳迎上去叫了声：“妈！”扬君嗯了一声，算作回答，进门把包挂在衣帽架上。

林郁望着扬君冷冷的脸色小心地：“你回来了？累了吧，歇会，我马上弄饭。”

佳佳舍不得爸爸：“爸，你歇会，我来弄吧。”

林郁：“瞎说，你去做你的功课。”

扬君看见坐在沙发上的林郁及散落在地上带血的棉球，皱起了眉头：“怎么啦？”

佳佳抢着回答：“爸为赶去接我被汽车撞了。”

扬君很快看到问题的实质，一语破的：“咋不抓住那人，让他陪你上医院？反倒回家包扎？”

林郁底气不足地辩解：“我不是怕女儿在校门口等着急吗？”

扬君丽目圆瞪：“那你就把那人给放了？”

林郁：“也没有，我把那人的车牌号和手机号留下来了。”

扬君：“那有啥用？你长的脑袋就管吃饭？”

凭多年相处的经验，林郁知道扬君说说又要开骂了，赶紧把女儿支到里屋：“佳佳，你回屋做作业吧。”

佳佳看着妈的脸悄悄对爸说：“小心，多云转阴了。”

林郁摸着女儿的头：“鬼丫头，别瞎操心，做作业去。”

见女儿回到了里屋，扬君没好气地：“我呀，没法说你，你老实得真没了肚脐眼，到哪儿都吃亏。”

林郁埋头收拾地上的棉球等物，扬君发现了他铺在桌上的装璜设计图，气便不打一处来了：“又是为画你的破图耽误了接佳佳？是吧？你哪天才能开窍呢？一天到晚不务正业！”

林郁低声告饶：“佳佳在做功课，你小声点。”

扬君在单位一直压着的怒火终于窜了出来：“你要面子？要面子就不要烂事无用地窝在家里，出去找份工作呀，多挣些钱回来！我们母女俩跟着你算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！”

林郁气短地：“你说话不要这么刻薄，我哪儿不想找工作，不想挣钱回来呀，可是一时半会找不到工作，我有什么办法？”

扬君：“没办法？没办法你在家画这个破图倒挺踏实的，一点也不着急！”

林郁：“着急也不解决问题！”

扬君火冒三丈地抓起图纸就撕：“我把你的宝贝给撕掉，看你着急不着急。”

林郁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：“你？你？怎么可以撕我辛辛苦苦画的图？”

扬君气急败坏地：“我撕了，怎么说？”

林郁也被她气疯，他愤怒举起了手。

扬君像看透他似地大叫道：“怎么？你想打我？打呀！打呀，你要不打你就是龟孙子！”

林郁把拳头狠狠地砸在桌上，长叹了一口气，转身离开了家！

扬君不解气地追着他：“我倒是情愿你像个男人一样地揍我



一顿！可你没种！你是个道道地地的窝囊废！”

二

暗黑的夜色铺天盖地笼罩着世间的万物，只有不屈的挑战者——灯光刺破了它的独断专行。

古运河边，林郁一动不动地站着，他像一根被黑暗俘虏的石柱。

妻子责骂的恶语像鞭子一样，一遍遍地鞭笞着他早已驮满重荷的心灵，他再也不堪承受，就要崩溃了！

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没有工作、没有乐趣、没有人格尊严，没有作为一个社会性人的存在价值，只有动物性的躯体在苟延残喘！活着只是磨难，只是受罪，只是心灵的炼狱！他真想什么都不管了，眼睛一闭，纵身跳进脚下的古运河，一死了之，一了百了！

承载着千年悲欢的滚滚河水，又何惜再带去一个绝望的生命？

远处，突然传来刘欢演唱的那首《从头再来》：“昨天所有的荣誉，已变成遥远的回忆，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，今夜重又走进风雨。”

他的心颤抖了一下，仿佛那歌就是为他而写：“我不能随波浮沉，为了我挚爱的亲人，再苦再难也要坚强，只为那些期待眼神。心若在，梦就在，天地之间还有真爱！看成败，人生豪迈！只不过是从头再来！”

不知不觉，几颗滚热的泪水从他的脸上滑落。

他记起了责任，记起自己肩上的担子，记起还有聪慧而懂事的佳佳等着他去关心呵护。他为刚才愚蠢的冲动感到汗颜！

他从黑暗中走出，走上灯光迷离的河边通道。他得回家，不管辱骂有多难承受！他都必须回家！

一辆摩托车风驰电掣开来，他闪身让过，嘴里禁不住骂道：“冒失鬼，飚车呐？这可是人行道。”

话音未落，只见那摩托车将几十米开外的一人腾空撞起，抛得老远。

摩托车手自知闯祸了，非但没停，反倒加速逃离！

林郁追赶着，并大声地呼叫：“你停车，停车！把人给撞了还跑？！”

眨眼间，摩托车踪影不见了。

林郁想都没想就上前救助。但见被撞的是一位中年女性，她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，已人事不省了。林郁大声呼救，不远处有辆出租车徐徐驰来。

林郁赶紧上前拦车：“师傅，请帮帮忙，有个女同志被人撞倒了。”

三

纵横律师事务所，已结束了一天的忙碌。此刻显得格外的安静。

执业律师林放还忙碌着，下班后到晚饭前，一般不会再有人来或电话找，是相对宁静、也是他写材料最出活的时段，他的手指在电脑键盘上飞快地敲击着。

电话铃突然响起，他有些不悦地拿起听筒：“你好，请问哪位？”

电话那端传来许茵悦耳的声音，林放的语调马上从公事公办转变成和蔼亲切：“噢，小茵是你呀，有事吗？我正在赶一个材料，要晚些回家，要不你先吃饭吧。”

许茵以少有的、严肃的口吻对他说：“你忙吧，不管多久我都等你，但我希望你早点回家。”



林放听出了她的异常：“什么重要的事搞得这么神秘？电话里先跟我说说。”

许茵依旧滴水不漏：“你回家再说吧。”她告诫自己要守住阵脚，她跟他总是严肃不起来，是太喜欢他了？还是习惯于听他安排，亦或精神上已被他所控制？常常一个严肃的话题到了他那儿，便被他三言两语化解了，在她面前他总能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可眼下这桩事不能再化了。迫在眉睫，刻不容缓！“就这样吧，我挂了。”

“好吧，我马上回来。”林放诧异地挂了电话，关闭了电脑。

他起身打开挂衣橱，对着镜子，系着领带，穿上西服。尽管，身高一米八二的他，长着宽宽的肩膀，健美的身材，穿起西装十分帅气和潇洒，可他更喜欢放松而随意的衣着，倘若没人来访，他肯定是身着夹克，而且，还敞着个衣襟。

镜子里的他，有张俊朗的脸，五官轮廓鲜明，下颚突出而硬气，最引人注目、最有意思的是他那双大而深邃的眼睛，工作时神情专注而投入；日常生活中，不经意却会流露出一种令人爱怜的目光，尤其会令女人莫名地疼惜他。这与他高大硬朗的外型似乎有些不符。

回家后，林放克制住自己的好奇，耐心地等到许茵收拾好碗筷、擦干净双手来到他坐着的沙发旁。

林放拍了拍三人沙发空着的位置，示意她坐在自己身旁，日常这也是她最爱坐的位置，她会小鸟依人地坐在他身旁，靠着 he 结实的胸肩，漫不经心地陪他聊着，有着说不尽的幸福和惬意。

许茵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坐到他对面的沙发上。

“哟，看来事情很严重，跟我划清界线了？”

“希望你能以严肃和认真的态度跟我进行下面的谈话。”

林放看她故意绷紧的脸，忍住了笑：“好的，我会尽量配合领导的。你说吧。”

许茵话到嘴边又卡住了，哪有姑娘主动谈这事的？应该是男人捧一束玫瑰，或拿一个钻戒，单腿跪在自己的面前，满含深情地说：“亲爱的嫁给我吧，我要跟你结婚！”那多浪漫、多美妙！

可不说能过关吗？他这样过着挺滋润、挺快活的，婚姻所有的乐趣和权利他全享受了，只是婚姻应尽的义务他没承担，他当然不会急着要婚姻。

可咱的宝宝等不起，总得给他一个健康温暖的家吧？给他一个合法的身份吧？要不然他长大了准责难爹妈：你们俩学法律都学到鼻孔里去了？怎么地也不能把我整成个私生子呀。

也许是母亲的责任给了许茵巨大的精神力量，不为自己也该为孩子的将来考虑。于是她坚定地望着林放，可话到嘴边却显得那么软弱：“放，我们结婚吧。”

林放绷不住笑出了声：“就这？我以为是什么重要的事哩。”

许茵的声音充满了委屈，眼里盈满了泪：“结婚事不重要？决定我们未来的事不重要？”

林放站起身，坐到单人沙发扶手上，搂着她的肩膀，并轻轻地抚摸着：“小茵，别钻牛角尖好不好？你就是凡事太认真，认真得有点迂腐。我没说结婚的事不重要，正因为重要所以我不想轻易地对待。”

许茵推开了他放在肩膀上的手，她不能接受他的爱抚，这是他软化她的有效手段，这次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得逞，她站起身直视着他的眼睛：“不是我要认真，是我肚子里的孩子不允许我再不认真了。我爱你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跟你要求，可是你总不能让我们的孩子一出生便没有合法的身份吧？”

林放也严肃了起来：“小茵，你要是对孩子负责，你早该把他打掉了。我不止一次跟你说过了。”

“我也早跟你说过，我是不可能把孩子打掉的，他是我们爱情的结晶，我喜欢孩子，我要定他了。”



“你干嘛这么任性？抚育一个孩子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们还没有准备好，就不能要这个孩子。”

“你不要孩子其实就是不想要我。”

林放耐下性子：“小茵，你是学法律的，学法律的最讲逻辑了，要你并不意味着匆忙要孩子，也不意味着匆忙结婚。你知道我的身世，很多事情我还没有准备好。再给我一些时间，好吗？”

“再给你一些时间？生活中有多少事是等你准备好，才发生、才降临的？”

“有的事我们是不能改变的，但关系到我们俩的事，为何我们不能做主？”

“可我们现在有了孩子！”

“我不想要这个孩子，婚姻是咱俩的事，结婚唯一而重要的理由应该是为了爱，而不该为了其他。我们为何不能只为了爱，而不是为了孩子而结婚呢？”

许茵步步紧逼：“那你爱我吗？”

林放不加思索地：“爱！这还用问？”

许茵：“那不结了？你爱我，我爱你，我们因为爱而结婚，孩子只是爱的基础上加强的理由。”

林放：“可我现在还不想结婚。时机不成熟，我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。”

许茵：“那还要多久，你才能够准备好？”

林放手机突然响了，他觉得电话来得正是时候，他差点要说一声：谢谢！

他赶紧去接：“你好！请问哪位？噢，大哥呀，什么事，不急，你慢慢说……在哪个医院？好！我马上到……”

林放很快地穿好外套，他走到许茵跟前，像啥也没发生似地亲切地摸了摸许茵细嫩而姣好的脸：“是郁哥的电话，他做好事把一个被车撞的女人送到了医院，结果那人家属硬说是他撞的，